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译丛

涂鸦

CHILDREN'S DRAWING

杰奎琳·古德诺 著
(Jacqueline Goodnow)

刘明 译



辽海出版社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译丛
李维 主编

涂 鸦

杰奎琳·古德诺 著
(Jacqueline Goodnow)

刘 明 李 维 译

辽海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1999-1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涂鸦 / (美) 古德诺 (Goodnow, J.) 著; 刘明, 李维译.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12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译丛 / 李维主编)

ISBN 7-80649-228-3

I. 涂… II. ①古… ②刘… ③李… III. 儿童教育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771 号

Children's Drawi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Copyright©1977 by Jacqueline Goodnow

All right reserved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no part of which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有限公司授权辽海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28 千字 印张: 5.5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毅

责任校对: 张 燕 高小荣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吴光前

定价: 7.70 元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中文版序

我国读者对美国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 (MBA) 教程并不陌生, 其实哈佛还出版过一套可以与MBA齐名的《儿童发展系列》(The Developing Child Series, 简称DCS)。该系列由当今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纳 (Jerome Bruner) 主编。迄今已出版32本, 并且仍在继续出版。

布鲁纳因为对教育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而闻名于世。他是课堂教学“发现法”的倡导者, 他的结构主义学说曾引发过一场世界性的课程教材改革运动。他认为, 儿童的学习, 主要是掌握学科知识的基本结构; 教师的教学, 主要是促进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衡量教与学的标准, 是看儿童动作的、映象的和符号的认知结构是否有序地得到发展。布鲁纳获得过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科学荣誉奖, 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他还是美国总统教育咨询专门领导小组核心成员。他的著作, 如《教育过程》(关于我们应该教些什么和教到何种程度等问题的讨论), 《结构主义》(关于儿童如何学习和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儿童学习等问题的讨论), 以及《适当的教育》(关于如何把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儿童发展等问题的讨论) 等, 在我国教育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哈佛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 让为人父母者了解心理学、教育学和儿科学等领域关于家庭教育的最新研究, 借此帮助

家长树立崭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并掌握相应的家庭教育技能。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哈佛邀请的作者都是在心理学、教育学和儿科学等领域学有专长的一流学者,如专门研究父亲角色的R.D.派克,专门研究母亲角色的R.谢弗,专门研究儿童照料的N.埃森伯格,专门研究儿童择友问题的Z.罗宾,专门研究母婴关系的D.斯特恩,专门研究媒体对儿童影响的P.格林费尔德,专门研究儿童游戏的C.贾维,以及专门研究儿童自闭症的M.西格曼,等等。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在把学科专业理论应用于家庭教育方面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学者以浅显的语言、生动的案例、深邃的智慧向为人父母者展现了一幅幅平时难得一见的绚丽画卷。

2.这套丛书所论及的主题,基本上是家庭教育方面父母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哈佛的编辑在处理这套丛书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系统地阐释了儿童的发展。丛书以分娩心理为开篇,接着是初为人父和初为人母,继后从三个方面论述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一是人际与照料,诸如母婴关系、家庭照料、儿童的伤心与安慰等;二是儿童的发现与认识,诸如儿童眼中的世界、儿童对自己心灵的发现、儿童的早期语言、心灵与媒体等;三是引导与策略,包括如何教孩子绘画、如何教孩子识字、如何与孩子交谈、如何与孩子一起游戏、儿童自闭症等。最后,丛书以儿童的入学而告结束,包括入学的准备、学习失能、智力迟钝、儿童解决问题、同伴友谊等主题。丛书全方位地论述了儿童的教与养、健康与障碍,以及如何学会生存、学会合作、学会创造和学会发展等问题。

3.该儿童发展系列之所以被世人誉之为“经典”,不只因为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著作均为大家之作,还因为每本著作的每个论点均由科学实验为佐证,没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创而后识器”之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辽海出版社颇具慧眼,买下这套丛书的版权。我受该社委

托，组织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有关学者参加了本系列的翻译工作。诸多学人负此重任，各司其职，尽心竭力，终使这一系列的中文版得以问世。对于译者们的辛勤劳作，我们深表谢意。

是为序。

李维

1999年7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原版丛书序

最近几十年来，有关人类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此同时，在维护儿童公益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儿童发展系列”中的每一本著作均反映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和儿童公益政策的形成过程。该丛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致力于抚育新一代和制定儿童政策的人们了解此项研究的成果。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家长、教育界人士、儿童保育人员、学习发展心理学的学生以及关注人类进步的各界人士，提供丰富而有益的素材。

丛书主编：

杰罗姆·布鲁纳

(Jerome Bruner)

前 言

心理学是令人愉快的。它并不复杂，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遥远。一些十分简单的活动，诸如涂画、写字、描摹一个人或一条道路：所有这些都是日常活动，但它们却都引发了儿童世界、技术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诸多有趣问题。

我对绘画的关注，主要始于我的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美美。他们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对相片的兴趣不大，但却热衷于收集一些旧时的画作。孩子的天性好涂鸦，那些看似幼稚又笨拙的图形，实际上反映了孩子眼中的世界，是孩子生活观点的真实写照。它记录着孩子的过去，记录着孩子的变迁，记录着时代的足迹。随着孩子的长大，图画也是经常引发他们思考的一个主要来源。看着过去的旧作，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寻问：“这是我画的吗？”“我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诚然，当已经长大的孩子翻阅自己过去的相片时，看着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脸蛋，他们确实会询问自己：“我原先的长相果真是那样的吗？”“那真的是我吗？”但是，相对于童年的涂鸦来说，旧作要比相片引发更多的思考。今天，克里斯托弗已经17岁，美美已经16岁。在征得他们许可的条件下，我在本书里将使用他们幼年的画作。我的丈夫罗伯特多年来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在此，我对我的丈夫和孩子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大部分材料取自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我曾经在华盛顿特区的华盛顿大学和悉尼的麦奎尔大学从事过研究，这些成果源自我在这两个地方的研究。我要感谢两地学生给予我的

直接帮助,他们的有益探讨启发了我的灵感。我尤其要感谢的学生是:华盛顿大学的玛西亚、布莱恩、伊万斯、弗林、弗里德曼、莱曼、莱文、沃克;麦奎尔大学的道斯、格拉夫顿和索马斯。

我的研究也得到了新南威尔士教育部的支持。美国和澳大利亚许多学校的教师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导。

我还要感谢布莱恩博士 (Dr.L.G.Braine) 和有关的编辑,他们允许我从1973年6月的《教育研究和发展》(Th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中复制图片;感谢达特教授 (Pro.F.E.Date) 和布拉登教授 (Pro.P.L.Pradhan), 他们允许我从1967年第155期的《跨文化的科学教学》(The Cross - Cultural Teaching of Science) 中复制图片;感谢迪林格·哈金森公司,他们允许我使用他们的图片。

杰奎琳·古德诺
(Jacqueline Goodnow)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译丛编委会

主编

李维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伟志 王厥轩

卢汉龙 孙抱弘

李洪曾 李 维

张金钰 苏颂兴

汪小鲁 陈建强

杨 雄 袁振国

董小苹 缪小春

总发行人

李家巍

总策划

李英健

目 录

《哈佛家庭教育经典》中文版序

原版丛书序

前言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儿童的绘画?	1
一、我们为什么对儿童的“涂鸦”感兴趣?	1
二、研究绘画的方法	7
第二章 绘画的模式	19
一、一些有用的概念	19
二、单元的组织	30
三、每个部位都有边界	31
四、每个部位都有空隙	36
五、图形和顺序	43
第三章 儿童绘画的顺序	45
一、自由绘画	46
二、受限图画	53
三、早先单元影响的限制	61
四、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64
第四章 简单形状的描画	65
一、描述的序列和规则	67
二、序列模型的变化	72
三、顺序先后的结果	81
第五章 发展性习惯的对应	91
一、了解应当包括什么	94
二、学习正统的对应	102
三、同意某种观点	105

目 录

第六章 从旧的对应之物到新的对应之物	113
一、重复的图画	117
二、企望运动	121
三、改变的方面	125
第七章 结束语	129
参考文献	135
推荐书目	143
主题索引	147

第一章 为什么要研究儿童的绘画？

为什么儿童会用他们的涂鸦方式来绘画？这是父母和教师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也是对绘画心理学颇感兴趣的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本书并不打算对已有的成果进行评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目的是想表白我自己的观点，把我和我许多同事的研究成果作为出发点，并且有所选择地加上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我的研究不仅涉及儿童如何画人，如何描绘简单的图形（包括几何的和字母的图形），而且还涉及他们对地图的绘制。所有这些都可称之为“绘画”。乍一看，“绘画”这一术语的界定涉及面很广，似乎令人奇怪，但这确实又很寻常。只要一项工作涉及到在一个平面上运用线段、形状等，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画人”、“画三角形”、“画地图”等，它们都用到了“画”这个词。

应该说，本书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杂志的形式：寻求见地、理解、变化，以及测试某人思想的新方法。本章作为引言，首先想提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对儿童的“涂鸦”感兴趣？接着，我们需要考虑一些概念和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儿童的“涂鸦”，这些概念和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一、我们为什么对儿童的“涂鸦”感兴趣？

一般说来，我们的兴趣在于儿童以自己的方法画画，或者说

儿童的绘画风格。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画作,不论是专业画家的创造,还是业余画家的模仿,都具有吸引力、新奇性和简单性等特征,它们是我们的兴趣之源,甚至令我们的思想方法变得“新鲜”起来。毋庸置疑,它们就是“好看”。不过,我们很难用语言来表达为什么我们觉得“好看”。也许,有一点比较清楚,我们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这些画作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大致情况。具体地说,它们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心态,即我们在复杂的生活中寻求秩序*,例如,寻求人与人的联系、人与环境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探索我们所处的社会类型,追踪人类理智发展的轨迹,以及提示我们业已丧失哪些良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绘画如同冰山的尖端,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它是天然的而非人工的,即它们像冰山一般是自然生成的。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对绘画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此为基础来看孩子的“涂鸦”,我们对孩子和孩子的发展就会有更深刻的了解。如果你有兴趣,不妨去书市看一看,毫无疑问,你会发现,关于孩子发展的书籍,经常用孩子的“涂鸦”之作作为封面。事实上,我认为,孩子的图画,除了其表面所能表达的意思之外,还有许多深层的东西,它们是孩子发展和技能的基本显示。图画不仅反映了孩子的故事,它还告诉我们孩子与成人之间的思想和问题,以及孩子是如何表达这些思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为什么对儿童的“涂鸦”感兴趣?除了上述的基本理由之外,我们还可以另增三条理由:

第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越来越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当与日常行为紧密结合,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验设备和临床设备等特殊任务上。我们从特殊任务和特殊设备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或者说了了解到的一些东西,事实上很少能够用来解决我们意欲了解的日常行为。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研究日常行为上,我们意欲了解的日常行为就容易得到解决。我们应该像生态学家观察鸟和猴子一样观察儿童。这种生态学方法使我们关注孩子的

一些简单行为，例如抄写、描摹、画画等，这样的观察对于我们了解孩子格外重要。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的很多思考和联系是需要通过视觉来完成的。在过去的20年间，心理学家关于联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话语上。1969年，鲁道夫·安海姆（Rudolf Arnheim）就认为，我们的文化已被所谓的话语所统制。对于文化而言，似乎除了话语之外，已经别无它物。在他看来，“话语应该待在它原本该待的地方”，我们的文化应该给予思想和记忆的视觉以更大的市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给予思想和记忆的视觉以更大的关注。现在，这些愿望中已有部分愿望得以实现：心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诸如“记忆的视觉印象”等议题的讨论，用体态语言来表达感觉和思想，研究视觉媒体如电视的作用。视觉环境对我们的作用确实很大。

第三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与我们了解行为世界有关。一般说来，我们对心理学和哲学的主要兴趣，正如布鲁纳所说，是为了“了解它”。我们了解到，物体的数量，譬如盘子中的豆子，不论它们聚在一块儿还是分散开来，数目总是保持不变；我们了解到，一个星期有7天；我们了解到，别人可能与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了解到，狗、猫和大象都属于“动物”。这些了解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对心理学而言极其重要，特别当我们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时，例如：知识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在有些时候，我们无法理解和吸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而稍待片刻后，我们又会恍然大悟呢？知识就是知识，为什么还有所谓里程碑的知识呢？它们为什么不是一则独立的信息，而是一扇开启未来世界的大门？

对于“了解”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发展。知道“怎样”同样重要，尽管“怎样”的研究不多。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怎样去搜索和获得信息，怎样去谋求我们期望的东西，怎样从X到Y，怎样记忆和学习，怎样计划和组织一系列活动，怎样描摹。总而

言之,怎样把“了解”应用于实践,使“了解”为“怎样”服务。我们常常会假设,一旦获得信息,有效的行动就会毫无困难地被采纳,或者说有效的行动取决于获得“怎样”的信息。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通常认为,写字和画画时的错误或偏离是由于“了解”出了问题:孩子很容易被“印象”所左右。但它不是充足的理由。孩子的看和孩子的想,是孩子写字和画画时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戴维·奥尔森(David Olson)说过,“没有一幅画是现实世界的直接翻版”。孩子的所看和所想,肯定会在画画时反映进去,并在画画中体现出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种反映和体现的详情。当然,它们并不仅仅限于画画。事实上,所看和所想包括着范围更加宽泛的洞察,也即“如何了解”。它是一种趋势,从十分简单的活动开始,例如儿童用手抓东西,打开盒子,拿起画笔等,到福拉威尔(J.Flavell)所谓的“服务性”策略的分析,伯恩斯坦(Bernstein)所谓的“技术物理运动”的描述,以及各种各样关于计划的问题。这种“趋势”的问题现在仍未得到重视。譬如,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本世纪30年代早期,人们感兴趣的是“变化概率”,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描述绘画的变化概率上,也就是说,“画某人看到的或某人认为应该的情形”。这种研究反映了绘画发展的方法和信仰——认为“看到的”和“知道的”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现在,这种观点已不再流行。第二次浪潮产生于本世纪30年代后期,它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关注,也就是注重对绘画技能和方法的分析,而这一任务基本上由学校教育来承担。第三次浪潮问世于本世纪50年代,它以发展心理学为依据,借助实验手段和其他一些预测方法,把绘画与智力水平和精神状态联系起来,认为绘画是智力水平和精神状态的反映。

除此以外,应该承认,我们的理解尚处于低级水平,许多思想未被证实,或者只在低级水平上得到证实。证实思想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的工作包括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为了在

本书中体现这些研究方法，让我在证实思想的问题上稍微花些时间，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一般来说，证实思想的方法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证实什么？二是我们能够证实什么，以及怎样进行证实？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证实是为了验证某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观察一种观点能否得出和解释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观点如何预测新的事件，借此来判断这一思想。实际上，我们在判断一个思想时，既要看到它的真实性，也要看到它的有用性。即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或仅仅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能引起新问题，引发我们对现象的新看法，以便于我们能以一种新的思想方法看待问题，或发现先前我们未曾发现的问题，这样的观点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有用性的观点可能会导致偏差，因为它的根基不牢。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他们仅仅考虑理论是否永远真实。一种观点尽管有用，但它容易引发异议，导致偏差，这样的观点最好不要采纳。如此的观念对不对呢？我认为它似乎有点武断，令人产生误解，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大部分观点受制于我们的现实，受制于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它们将会被我们所看到的更加“正确”的观点所替代。

在实际的生活中，当我们采取一种观点时，通常并不考虑该观点的所有背景，并不借助实验手段来检查这个观点的有用性和真实性。相反，我们主要关注观点和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只要有联系，而且逻辑上讲得通，能够意会，我们就会觉得很有价值。例如，我们欣赏一幅画，指出它的特点所在，或者领会两幅画在某一点上相同而在另一点上相异。在这一方面，有用性的检查，在于观察者在欣赏之后是否产生新的看法或新的问题。许多艺术分析采用这种形式。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测试，但它并不限于艺术分析，你能想象，历史分析也采用相同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析并非你能做的惟一检验。譬如说，我们很有可能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用我们是否能够预测未来来进行判断，或者